



我真的覺得我遲早會受不了，先不論我叫這個姑且算是搭檔的人，嗯，他都是話說不完整。就算說了也是斷斷續續，好，我忍。

但是好幾次差點被殺人鬼抓到，導致要抓著這人一起逃，畢竟是搭檔呢！

……我為什麼覺得我的心累程度直線飆升。

先不論逃命等等的狀況，系統還在腦海中嘰嘰喳喳的，吵死人了。

但是越往下走，反而沒什麼狀況發生，至少系統還會在腦海中說話，所以還勉強算安全？

大概是吧，反正周邊那人安靜的要命，而且還同意了我說離開之前，先探索一下有用物資這回事。

- - 太好說話了。

嘆了一口氣，握緊了鐵撬，然後走到了地下室。

本來以為不會有東西，結果卻看到最深處的鐵門，這時候卻是半開著。

「走吧。」打開了手電筒，這樣說著。

「……好。」

聽到回應之後，走進去了門口，撲鼻而來的像是發霉的味道，真是有夠詭異的。

「沒問題吧？」

「問題……沒有。」

「嗯。」

裏頭還真的是很暗，這地方到底是怎樣？算了，說不定反而這種地方才找的到物資。

只好繼續消耗手電筒的電量了？只希望可以找到電池吧。

「知嚶，打開手電筒一下。」

「知道了……。」

光亮照明了黑暗處，姑且知道了這邊是鐵架，而且還相當整齊的排列著，上面擺放著紙箱，紙箱內的內容物不明，但是也沒被沾染濕的跡象，或許裏面的物品相當安全。

還有被塑膠包住的棉被，但是有個靠在牆邊的鐵櫃卻是被移開的狀況。

「……我們先看紙箱有沒有東西吧，你拿好手電筒。」

知嚶還是一如往常的回應著好，將手電筒拿好。

將紙箱搬下之後，打開來看到的是病袍，以及部分的衛生用品。

……或許，可以用到吧。

將毛巾和病袍拿著，拿下用塑膠袋包好的被子，將毛巾和病袍都塞進去，提起了那一袋後，就直接走向了鐵櫃。

「把手電筒先關掉吧，沒找到電池怕消耗電量。」

「……知道了。」

光亮突然消失，再習慣黑暗後，腦中系統也沒喊著說危險。

觀察到鐵櫃下有著一角的小門，之後推開後的確發現，有一扇在地面上的小門可以進去。

將手中的物品先放到地面上，蹲下拉開了門，是所謂的階梯。

「走吧，下去吧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真的是很想說這人除了好還會說什麼！

吸吸吐，李朝黎冷靜點，說不定往下走你就回到家囉！

『不會這麼容易回去啦。』

幹三七閉嘴。

在這樣想著的時候，叫對方先下去，之後那人也乖乖照做，之後走下去到小門能關上的位置，才關閉了小門再走到自己前面。

一步、兩步、三步，不知道是第幾步，最後到達的地方，卻是讓自己無法接受的狀況。

「這、是什麼啊？」

知櫻不發一語，只是繼續的看著眼前。

血腥味、詭譎的符號、宛如祭壇一般的狀況。

好怪、好可怕、這邊是哪？感覺跟剛剛完全不同的狀況。

不要、不要、這邊好詭異，雖然家裡是開著宮的，但是我壓根兒沒看過這種狀況啊！

但是出去會不會又被追？會不會死？會不會？我不想死……。

我、不、想、死。

感到害怕於是捂著嘴閉上雙眼，再次的睜開雙眼，放下了手。

現在的我是誰呢？

「……啊哈、知櫻先生，願意等等協助我些事情吧？」

「……什麼事情？」

「嗯，你可以先把這袋玩意兒拿著，就在這邊好好待著。眼睛習慣黑暗了吧？」

「……好，是習慣了。」

「那就乖乖聽話吧。」

他沒說其他更多的話，只是擅自的開始行動了這一切，而知櫻腦海中的白也開始跟他擅自東講西講的。

但是那一人一系統的腦中對話，根本沒什麼人知道。

『宿主，嗯？是宿主嗎？』

哈哈，是吧？

『哈哈，沒想到能跟另一個宿主對話啊真慶幸喔。』

嗯哼，畢竟你是在大腦裡呢，所以呢，你想說些什麼呢三十七。

『您想要聽聽我剛剛解讀那些，您的身體所看到，但是解讀不出來的，張狂符號的意思嗎？』

我繼續觀察這些，觀察完你就跟我說。

張狂佔據牆壁和地面的詭異符號，不斷刺激嗅覺，因血液變質而聞起來像鐵朽的味道，因為乾涸從艷紅色變成暗紅色的血液，為了誰所製造出的法陣。

以誰為中心點所製造出的詭異狀況。

觀察住了這些狀況，還是沒有什麼可以說吧。

避免用壞法陣，小心的走到了法陣中心處，有物體批著白布，沒有被布披到的地方觀察出是木

頭製的矮櫃。

-- 真是詭異呢這個地方。

瓷碟上的物品也超怪的，血塊、碎骨、深色的小碎塊。

真是的又不會製造出三個小女孩。

不過這狀況真的很擔心會被詛咒呢，雖然主人格那傢伙的衰運本身就像個詛咒呢——唉呀。

照片上的女性是怎樣呢？

看起來優雅的穿著，金色髮以及髮型帶出了她的氣質，那好看的綠色雙眸帶著溫柔的笑意，年約目測大概三十出頭。

但是為什麼，她的照片就只在這邊。

對了，三十七。回答我一些問題吧。

『OK，請詢問。』

該不會這法陣是為了她製作的？

『系統權限過低，無法回應。』

那麼，你翻譯出的符號意思是什麼？

『吾獻上千萬的生靈，呈於汝之使者收取，若此世生靈不足，吾將他世生靈引領至此，二世不足便三世，直到汝滿意足夠。吾將祈求汝，吾心愛之人，得以復甦永生，代價在所不惜。』

嗯哼，OK理解了。

『你反應真平淡啊。』

不然激動也沒用吧，哦，這女性叫艾薇姐啊。

擅自拿起了照片，翻到背面之後看完後，又擺回原處，才走回了一直在原地的知櫻旁邊。

「我們走吧，對了，你對我沒什麼疑問嗎？」

「是……朝黎嗎？」當然，這問題是白一直慫恿他問，他才問的。

「-- 是、也不是喔。」

他用著曖昧不明的話，回應了問題，並帶著人離開了這間密室。